

帝王圣论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季
编

帝王圣论

主编 盛季

帝王圣论

盛 季 主编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）
石家庄方正计算机公司激光照排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16 71.5 印张 1.65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
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：83.70 元
ISBN 7-5434-2646-3/Z·35

主 编：盛 季

选译人员：薛晓源（上古、先秦） 王学均（东汉）
刘宗坤（秦、西汉、三国） 薛晓源（两晋、南北晋、隋）
杨晓宽（唐） 吴海涛（宋）
孟庆凤（宋） 周晓燕（宋）
李云龙（元、明） 张妮妮（元、明）
汪东凤（清） 杨 蔚（清）

目 录

〔1〕	为君篇
〔1〕	励精图治,笃功务实
〔88〕	尚节崇俭,戒淫绝奢
〔123〕	为臣篇
〔123〕	君臣一体,公忠体国
〔193〕	清正廉明,孜孜求治
〔286〕	民本篇
〔286〕	民为邦本,富民爱民
〔371〕	天命篇
〔371〕	敬畏天道,勤修人事
〔409〕	治术篇
〔409〕	宽厚仁义,中道而治
〔488〕	察用篇
〔488〕	知人善任,明辨忠奸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
| [585] | 尊贤举能,广揽贤士 |
| [643] | 刑赏篇 |
| [643] | 法纪严明,惩恶扬善 |
| [720] | 慎用刑罚,罪罚得当 |
| [758] | 言谏篇 |
| [758] | 广开言路,兼听纳谏 |
| [820] | 国事为重,忠贞直言 |
| [860] | 兵战篇 |
| [860] | 强兵安边,征伐有道 |
| [925] | 军纪严明,爱兵恤民 |
| [956] | 能攻善守,用兵有术 |
| [988] | 学教篇 |
| [988] | 尊儒重教,教化为本 |
| [1058] | 修身养性,尽心穷理 |

为 君 篇

励精图治，笃功务实

【原文】

皋陶于是敬禹之德，令民皆则禹。不如言，刑从之。舜德大明。

于是夔行乐，祖考至，群后相让，鸟兽翔舞；《箫韶》九成，凤凰来仪，百兽率舞，百官信谐。帝用此作歌，曰：“陟天之命，维时维几。”乃歌曰：“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”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：“念哉！率为兴事，慎乃宪。敬哉！”乃更为歌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！”又歌曰：“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！”帝拜曰：“然，往钦哉！”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，为山川神主。

〔帝舜 重华〕

《史记·夏本纪》

【译文】

皋陶当时敬重禹的功德，教人民以禹为榜样，对不遵守命令的人，施加刑罚。因此，舜的德政进一步发扬光大。

于是，掌乐的夔奏起乐曲，历代祖先的神灵都降临了，诸侯们互相礼让，鸟儿飞翔，走兽起舞。当《箫韶》乐曲奏完九次时，凤凰也飞来了，各种兽类，也纷纷地跳起舞来，这时百官也显现出真诚的和谐。舜帝因此作歌说：“我敬奉上天的命令来治理人民，顺时慎微啊！”说完便歌唱起来：“大臣们欣喜尽忠啊！元首才能大有作为啊！各种事业才能兴旺发达！”皋陶作揖叩头大声说：“帝要时刻思念着啊！元首当为大臣的先导，才能兴起事功，尤当谨慎你的法度，要谨慎啊！”于是改变词意唱和了一首：“元首英明啊，大臣才会贤能啊，各种事业才会发达啊！”又唱道：“元首忙于事务胸无大志啊，大臣便会懒惰啊，万事都会败坏啊！”舜帝拜谢说：“对！从现在起，大家都要努力不懈啊！”从此天下都遵循和采用禹所明确

设立的法度和制作的乐曲,把它们当作祭祀山川神灵的乐章。

【原文】

帝阳甲崩,弟盘庚立,是为帝盘庚。帝盘庚之时,殷已都河北,盘庚渡河南,复居成汤之故居,乃五迁,无定处。殷民咨,胥皆怨,不欲徙。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:“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,法则可修。舍而弗勉,何以成德!”乃遂涉河南,治亳,行汤之政,然后百姓由宁,殷道复兴。诸侯来朝,以其遵成汤之德也。

〔商帝 盘庚〕

《史记·殷本纪》第三卷

【译文】

阳甲帝逝世,弟弟盘庚继立为帝。盘庚登位时,殷朝已经迁都到黄河以北,盘庚要渡河南下,重新定居在成汤的故地,殷朝因找不到安定的处所到现在已经是五次迁都了。大家都怨恨迁移不定,不肯再迁移。盘庚便晓喻诸侯和大臣说:“从前,先王成汤和你们的祖先一起平定天下,他们定下的法度原则可以遵循。舍弃这些法度原则不去努力实行,靠什么来成就德政呢!”于是渡河南下,修治亳都,推行汤武王的政令。百姓由是安宁,殷朝国势也由此而复兴。诸侯都来朝见盘庚,因为他遵循了成汤帝的德政。

【原文】

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,皆再拜稽首曰:“敬告天子,皇天改大邦殷之命,惟周文武诞受羑若,克恤西土,惟新陟王毕协赏罚,戡定厥功,用敷遗后人休。今王敬之哉。张皇六师。无坏我高祖寡命。”

王若曰:“庶邦侯甸男卫。惟予一人钊报诰,昔君文武丕平富,不务咎,底至齐,信用昭明于天下。则亦有熊黑之士,不二心之臣,保乂王家,用端命于上帝。皇天用训厥道,付畀四方。乃命建侯树屏,在我后之人。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,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。虽尔身在外,乃心罔不在王室。用奉恤厥若,无遗鞠子羞。”

群公既皆听命,相摄,趋出,王释冕,反,丧服。

〔周康王 姬钊〕

《尚书·顾命》

【译文】

太保召公和芮伯同走向前,互相作揖后,又都对新王行大礼,说:“恭敬地禀告天子,那伟大的上帝更改殷国的命运,只让我们周国的文王和武王接受上天的大命,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安定西方。我们刚刚逝世的成王,赏罚完全合宜,能够成就文武的功业,遗给后人以美好的家邦,现在,王你应该恭敬地对待先王的遗业啊!要加强王朝的军队,不要毁弃了我们高祖的大命。”

周康王回答说:“侯、甸、男、卫的各位邦君诸侯!现在我姬钊答复你们的劝告。从前,

我们的国君文王、武王，使国家的礼法大大地完整起来，仁厚慈爱，不滥施刑罚，一切措施都恰到好处，因此文王、武王的光辉普照天下。还有那些像熊罴一样勇武的将士，忠贞不渝的大臣，安定治理我们的国家，以端正上帝赐予的大命。上天顺从先王的治国之道，把天下交给先王，先王于是命令分封诸侯，树立屏障，帮助我们后人治理国家，现在我们同姓诸侯中的大王都互相顾念王室，继承你们先人的志向臣服于先王。这就说明，你们虽然身在朝廷之外，而心却无不在王室，要辅佐我考虑治理国家的办法，不要使我这年幼无知的人犯下什么过错。”

三公和诸侯群臣都听完了王的命令，行礼而出。王脱去礼帽又回到守丧的侧室，穿上丧服。

【原文】

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，曰：“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，寡人弗敢忘。若以大夫之灵，得保首领以没，先君若问与夷，其将何辞以对？请子奉之，以主社稷，寡人虽死，亦无悔焉。”对曰：“群臣愿奉冯也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先君以寡人为贤，使主社稷，若弃德不让，是废先君之举也。岂曰能贤？光昭先君之令德，可不务乎？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。”使公子冯出居于郑。

〔宋穆公 子和〕

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

【译文】

宋穆公的病情沉重，因此就召见大司马孔父，用意是把殇公托付给他辅佐，穆公对他说：“先君舍弃了他儿子与夷而立寡人为国君，寡人不敢忘记。如果托大夫的福，使寡人保全完整尸体而死，当先君在黄泉之下问起到与夷时，寡人真不知道如何来回答？请你事奉与夷以主持国家，寡人虽然死去，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。”孔父回答说：“群臣愿意事奉君主的儿子冯啊！”穆公说：“不行。先君认为寡人有德行，让寡人主持国家。如果丢掉道德而不让位，这就是废弃了先君的选拔，哪里还能够说有德行？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，能不勉力从事吗？你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！”于是命令公子冯出国住在郑国。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，齐师伐我。公将战，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。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”乃入见。

问何以战。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”公与之乘。

〔鲁庄公 姬同〕

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年春天，齐军攻打鲁国。鲁庄公准备迎战，鲁人曹刿面见庄公，可是他的同乡人却说：“国家的军政要员自有计谋，你又何必介入其间呢？”曹刿说：“那些军政要员都愚昧无知，根本没有什么深远的谋略。”因此仍然晋见鲁庄公，并问鲁庄公如何抗拒齐军，庄公回答说：“暖衣饱食，不敢独自享受，一定分给别人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小恩小惠不能普及，百姓不会跟从的。”庄公说：“祭祀用的牛羊玉帛，不敢擅自增加，祝史的祷告一定反映实情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一念之诚不能代表一切，神灵不会降福的。”庄公说：“大大小小的案件，虽然不能一一洞察，但必定按照情理处理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这才算是忠信爱民的表现，如此我国就可以和齐国一战。贤君出战时，请准小臣也参战。”

【原文】

桓公曰：“成民之事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四民者，勿使杂处，杂处则其言咙，其事易。”公曰：“处士、农、工、商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昔圣王之处士也，使就闲燕；处工，就官府；处商，就市井；处农，就田野。”

〔齐桓公 姜小白〕

《国语·齐语》第六卷

【译文】

齐桓公问道：“怎样发展百姓的事业呢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种不同职业的百姓，不要使他们混杂居住，混杂居住就会出现不同的言论，从而使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受到影响而有所改变。”齐桓公又问道：“怎样安置士、农、工、商居住区域呢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从前圣王安置士人，叫他们住在清静的地方；安置手工业者，叫他们住在官府；安置商人，叫他们居住在街市；安置农民，叫他们居住在田野。”

【原文】

比至，三衅、三浴之。桓公亲逆之于郊，而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“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，田、狩、罽、弋，不听国政，卑圣侮士，而唯女是崇。九妃、六嫔，陈妾数百，食必粱肉，衣必文绣。戎士冻餒，戎车待游车之糗，戎士待陈妾之余。优笑在前，贤材在后。是以国家不日引，不月长，恐宗庙之不扫除，社稷之不血食，敢问为此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昔吾先王昭王、穆王，世法文、武远绩以成名，合群叟，比较民之有道者，设象以为民纪，式权以相应，比缀以度，转本肇末，功之以赏赐，纠之以刑罚，班序颠毛，以为民纪统。”桓公曰：“为之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昔者，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参其国伍其鄙，定民之居，成民之事，陵为之终，而慎用其六柄焉。”

〔齐桓公 姜小白〕

《国语·齐语》第六卷

【译文】

当管仲回到齐国，就为管仲三次熏香，三次沐浴。桓公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，同他坐在

一起问他说：“从前我们先君襄公修建高台表示尊荣，总是捕兽、冬猎、捉兔、射鸟，不理国家政事，轻视圣人，侮辱士人，只喜爱女色。有九妃、六嫔、姬妾数百，吃的必定要有美味佳肴，穿的必定要有带花纹的丝绸。将士不得温饱，军队的战车是等着游车用残破了才拿来使用，将士们靠着侍妾剩下的吃穿来养活。把唱戏说笑的人摆在面前，却把贤才抛在身后。因此国家不能日有所进，月有所长。我担心宗庙都将要无人扫除，社稷也不能享受血祭，请问你怎样处理这些问题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从前我们先王昭王、穆王，世代效法文王、武王当时的政绩，名闻后世。当前应该召集年长的人，比较考察百姓中有德行的人，制定法令作为老百姓共同遵守的准则，使老百姓务必做到劳逸均等，彼此相应，用法度把老百姓组织起来，先确定根本再权衡细节，用赏赐来奖励善行，用刑罚矫正犯罪，按照老少排列长幼次序，作治民的纲领。”齐桓公说：“怎样具体去做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从前，圣王治理天下的时候，把都城划成三个部分，用‘伍’把郊野编制起来，确定老百姓的居住区域，以便发展百姓的事业，划定陵墓养老送终，谨慎地用生、杀、贫、富、贵、贱六种权利。”

【原文】

楚人灭江，秦伯为之降服、出次、不举、过数。大夫谏，公曰：“同盟灭，虽不能救，敢不矜乎！吾自惧也。”君子曰：“诗云‘惟彼二国，其政不获，惟此四国，爰究爰度。’其秦穆之谓矣。”

〔秦穆公 任好〕

《左传·文公上》

【译文】

楚国人灭亡了江国，秦穆公为此穿上了素服，并且不住正式宫殿，同时又取消宫中的宴会，群臣都劝谏他。秦穆公回答说：“同盟的国家被灭亡，虽然没有能救援，岂敢不哀怜呢？寡人感到很恐惧啊！”君子说：“《诗经·大雅》有一首诗说‘他们两个国家，政事不合法度；四方的国家，因而探讨自谋。’这说的就是秦穆公啊。”

【原文】

越王苦会稽之耻，欲深得民心，以致必死于吴。身不安枕席，口不甘厚味，目不视靡曼，耳不听钟鼓。三年苦身劳力，焦唇干肺，内亲群臣，下养百姓，以来其心。有甘脆不足分，弗敢食；有洒流之江，与民同之。身亲耕而食，妻亲织而衣，味禁珍，衣禁裘，色禁二。时出行路，从车载食，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、困穷、颜色愁悴、此瞻者，必身自食之。于是属诸大夫而告之曰：“愿一与吴徼天下之衷。今吴、越之国相与俱残，士大夫履肝肺，同日而死，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偑，此孤之大愿也。若此而不可得也，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，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，则孤将弃国家，释群臣，服剑臂刃，变容貌，易名姓，执箕帚而臣事之，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。孤虽知要领不属，首足异处，四枝布裂，为天下戮，孤之志必将出焉！”于是异日果与吴战于五湖，吴师大败，遂大围王宫，城门不守，禽夫差，戮吴相，残吴二年而霸。此先顺民心也。

〔越王 勾践〕

《吕氏春秋·顺民》

【译文】

越王勾践因会稽战败的耻辱而感到痛苦，他想深得民心以求和吴国拼死一战。于是，他的身不安于枕席的舒适，口不尝美味佳肴，眼睛不看女色美女，耳朵不听钟鼓之乐。三年的时间，劳心劳力，唇干肺伤，对内爱抚群臣，对下养护百姓，以便让他们一心归顺自己。有甜美的食物如不够分配，自己不敢独自吃；有酒把它倒入江中，与人民共饮。靠自身亲自种地吃饭，靠妻子亲自纺织穿衣。饮食不求珍奇，衣服不穿两层，禁用二色为饰。他还时常外出巡逻，随从车辆装载着食物，去探望孤寡老弱中患病的、穷困的、面色忧愁憔悴的、饮食不足的人，一定要亲自给他们食物吃。于是勾践召集大夫们告诉他们说：“我愿与吴国决一胜负，看看上天赐福与谁。让吴、越两国两败俱伤，让大夫肝脑涂地、同日而死，我与吴王交手肉搏共同僵仆而亡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了。如果这些办不到，从国内考虑估量我们的国力不足以损伤吴国，从国外考虑联盟的诸侯也不能毁灭它，那么，我将抛弃国家、充当仆役，执箕帚侍奉吴王，以便与吴王决一日之短长而同归于尽。我虽然知道这样做会腰断颈绝，头脚异处，四肢分袭，被天下人所耻笑，但是我的志向一定要实现啊！”后来他果然在五湖同吴国作战，打败了吴国军队，然后包围吴国王宫，攻入城门，活捉了吴王夫差，杀死了吴国丞相。这就是首先顺从民心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武灵王平昼间居，肥义侍坐曰：“王虑世事之变，权甲兵之用，念简襄之迹，计胡狄之利乎？”王曰：“嗣立不忘先德，君之道也；错质务明主之长，臣之论也。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，动有明古先世之功，为人臣者，穷有弟长辞让之节，通有补民益主之业，此两者，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继襄主之业，启胡翟之乡，而卒世不见也。敌弱者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无尽百姓之劳，而享往古之勋。夫有高世之功者，必负遗俗之累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被庶人之恐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议寡人矣。”肥义曰：“臣闻之：‘疑事无功，疑行无名。’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，殆毋顾天下之议矣。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昔舜舞有苗，而禹袒入裸国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，欲以论德而要功也。愚者暗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。王其遂行之！”王曰：“寡人非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之。狂夫之乐，知者哀焉；愚者之笑，贤者戚焉。世有顺我者，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。虽殴世以笑我，胡地中山吾必有之。”

王遂胡服。使王孙继告公子成曰：“寡人胡服，且将以朝，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听于亲，国听于君，古今之公行也；子不反亲，臣不逆主，先王之通谊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，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议之也。夫制国有常，而利民为本，从政有经，而令行为上。故明德在于论贱，行政在于信贵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。事有所出，功有所止。事成功立，然后德且见也。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，以辅公叔之议。且寡人闻之，事利国者行无邪，因贵戚者名不累。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，以成胡服之功，使继谒之叔，请服焉。”

〔赵武灵王 赵雍〕

《战国策·赵策》

【译文】

赵武灵王白天没事闲坐着，肥义在旁边陪伴，并说：“大王考虑过世事的风云变化，权衡过军队的争霸作用，回忆过赵简子和赵襄子的丰功伟绩，算计过夺得胡狄土地的利益吗？”赵武灵王说：“继位的君主不忘先人的恩德，这是君主奉守基本道德；相互讨论推行明主的长远计划，这是大臣议论的正题。因此贤明的君主在闲暇的时间要有引导教育人民发展事业，工作忙碌时更要做宣扬古代丰功伟绩的工作。作为人臣的，在不得志时也要有长幼谦让的礼节，在显达时更要有帮助人民辅佐君王的业绩。这两点是君臣的区别。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事业，欲想开拓胡翟的土地，可是直到今天也不见有任何功效。像胡翟那样软弱的敌国，用的力气很少就能建立许多功业，可以不消耗老百姓的辛劳，却能享受前世的功勋。再说建立超越当代伟业的人，一定要抛弃习俗的非议；具有卓越思想的人，也一定会遇到平常人的忧惧。现在我想要改穿胡人服装，学习骑马射箭，教育百姓，然而世人肯定要议论我了。”肥义说：“我听说：‘治国犹疑不会建功，行动犹豫不会成名。’如今大王既然已经决定承担习俗的非议，还是不要管天下人说长道短吧！那些讨论最新道德准则的人不能和习俗意见相吻合，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能总和与大家商量。从前大舜以舞动干戈感化三苗之心，而大禹能够赤身进入裸人之国，这些都不是放纵私欲，沉溺声色之中，而是设法宣传仁德建立伟业。愚笨的人在事情成功之后还犯糊涂，聪明的人在矛盾没有产生之前就已经看清楚了。大王还是马上实行吧！”赵武灵王说：“我并不怀疑胡人服装的长处，我只是怕天下人的耻笑，有才能的人替他忧伤。只要今天世上有听从我的人，那么改穿胡人服装的益处就不可能全预料到。即使整个世界都来取笑我，中山这块胡人的土地我也一定要占有它。”

于是赵武灵王穿上胡人服装，并派王孙继向公子成转告自己的话说：“我已穿上胡服，并将要上朝听政，也想让你穿上胡人的服装，人们说在家里听从长辈，在朝廷上听从君王，这是先王以来共守的道理。如今我已决定改穿胡服，如果你不愿穿，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这件事。管理国家要有固定的法度，而要有利于人民为根本。拟定政策要有固定的法规，而要以执行命令为最高目的。因此为彰明道德，关键在于使卑贱的下人都明白，拟定政策关键在于使高贵的人都遵守。如今改穿胡服的用意，不是为了放纵欲望寻求快乐。事情有产生的原因，功业有成功的道理。当事情成功，功业建立，在这之后盛德才可以被人发现。如今我耽心你违反既定的政策，所以才替你考虑一下。再者我听说，有利于国家的事情，做起来不会产生邪恶，依靠宗族的支持名声不应受到非议。因此我希望仰仗你的正义行为，造成由于改穿胡服而获得的功业，所以派王孙继去拜见你，请求你改穿胡服。”

【原文】

秦初并天下，令丞相、御史曰：“异日韩王纳地效玺，请为藩臣，已而倍约，与赵、魏合从畔秦，故兴兵诛之，虏其王。寡人以为善，庶几息兵革。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，故归其质子。已而倍盟，反我太原，故兴兵诛之，得其王。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，故举兵击灭之。魏王始约服入秦，已而与韩、赵谋袭秦，秦兵吏诛，遂破之。荆王献青阳以西，已而畔约，击我南郡，故发兵诛，得其王，遂定其荆地。燕王昏乱，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，兵吏诛，灭其国。齐王用后胜计，绝秦使，欲为乱，兵吏诛，虏其王，平齐地。寡人以眇眇之身，兴兵诛暴

乱，赖宗庙之灵，六王咸服其事，天下大定。今名号不更，无以称成功，传后世。其议帝号。”丞相绾、御史大夫劫、廷尉斯等皆曰：“昔者五帝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，天子不能制。今陛下兴义兵，诛残贼，平定天下，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，自上古以来未尝有，五帝所不及。臣等谨与博士议曰：‘古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泰皇最贵。’臣等昧死上尊号，王为‘泰皇’。命为‘制’，令为‘诏’，天子自称曰‘朕’。”王曰：“去‘泰’著‘皇’，采上古‘帝’位号，号曰‘皇帝’。他如议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制曰：“朕闻太古有号毋谥，中古有号，死而以行为谥。如此，则子议父，臣议君也，甚无谓，朕弗取焉。自今以来，除谥法。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计数，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

〔秦始皇 嬴政〕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

【译文】

秦王刚统一天下，命令丞相和御史说：“以前韩王献地交印，请求做边蕃之臣，后来又违背盟约，和赵国、魏国联合起来反对秦国，所以我发兵讨伐他，俘虏了韩王。我以为这样做很妥善，就可以停止战争了。赵王派其相国李牧来盟约，所以我送回了他的作为人质的儿子。随后他又违背盟约，在太原反对我，因而我派兵讨伐他，俘获了赵王。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，所以我派兵剿灭了他。魏王开始约定归服秦国，后来又与韩国、赵国合谋袭击秦国，秦国军队进行讨伐，就剿灭了他。楚王献出青阳以西的土地，随后又违背约定，攻击我国南郡，所以我发兵讨伐他，俘获楚王，平定了楚国。燕王昏乱，他的太子丹竟然密令荆轲来刺杀我，我派兵讨伐他，剿灭了燕国。齐王利用后胜的计策，断绝秦国的使臣，想作乱，军队去讨伐他，俘虏了齐王，平定了齐国。我以微弱之躯，发兵讨伐暴乱，靠的全是宗庙的神灵，六国国王都俯首伏罪，天下大大安定了。现在如果不更改名号，就不能显示功绩，留传后世。希望大家议定帝号。”丞相王绾、御史大夫冯劫、廷尉李斯都说：“古时候，五帝拥有土地方圆千里，此外还有侯服夷服诸侯，有的朝见，有的不朝见，天子无法控制。现在陛下发义兵，讨伐残贼，平定天下，全国设置郡县，统一法令，从上古以来还未曾有过，五帝也赶不上。我们与博士们商议，认为‘古代有天皇、地皇、泰皇。泰皇最为尊贵。’我们冒死罪奉上至尊的名号。王号称‘泰皇’，出命称‘制’，下令称‘诏’，天子自称‘朕’。”秦王说：“去掉‘泰’字，保留‘皇’字，采用上古‘帝’的位号，称为‘皇帝’。其他就按你们所议定的。”于是下令说：“可以。”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又下令说：“我听说上古有号无谥，中古有号，死后根据生平事迹议定谥号。这样就成了儿子议论父亲，臣子议论君主，很没有道理，我不赞成。从今以后，废除谥法。我就是始皇帝。后世按辈数计算，称为二世、三世，一直到万世，永远传下去，没有穷尽。”

【原文】

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，十四年于今，历日绵长，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。朕甚自愧。其广增诸祀增场珪币。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，望祀不祈其福，右贤左戚，先民后己，至明之极也。今吾闻祠官祝厘，皆归福朕躬，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不德，而躬享独

美其福，百姓不与焉，是重吾不德。其令祠官致敬，毋有所祈。

〔汉文帝 刘恒〕

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

【译文】

我有幸得以执捧祭品珪币，祭祀上帝的宗庙，至今已有十四年了，经历的时间这么久。以我这样一个既不聪慧又不贤明的人长期治理国家，想来甚是惭愧。应当大量增设祭祀的埴场和珪币。从前，先王远施恩惠却不求报答，遥祭天地却不为自己祝福，推举贤明，抑制亲戚，先民后己，英明到了极点。现在，我听说祠官在祭祀时，全为我一人祝福，而不为百姓祈祷，我感到很惭愧。我德行如此浅薄，却独享神灵的赐福，而百姓却没有份儿，这加重了我的失德。现在命令祠官祭祀时要毕恭毕敬，不要再为我一个人祝福了。

【原文】

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。百官之非，宜由朕躬。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，以彰吾之不德，朕甚不取。其除之。

〔汉文帝 刘恒〕

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

【译文】

我听说天之道，祸患由怨恨而起，福乐从善德而兴。朝中各位官员的过失，都应由我来负责。现在秘祝官将过错推诿给臣下，这更显扬了我的失德，我认为很不可取。决定取消这种做法。

【原文】

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，承闲谏曰：“陛下有禹汤之明，而失黄老养性之福，愿颐爱精神，优游自宁。”帝曰：“我自乐此，不为疲也。”

〔汉光武帝 刘秀〕

《后汉书》第一卷

【译文】

皇太子见光武帝勤苦劳累，从不懈怠，就趁闲暇之机劝谏说：“您有如同大禹和商汤一样的贤明，却丢掉黄帝老子修身养性的福气，愿您能保养珍惜精神，悠闲自得求得安宁。”光武帝说：“我自己很乐意干这些，不能算是疲倦啊。”

【原文】

往年已敕郡国，异味不得有所献御，今犹未止，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，至乃烦扰道上，

疲费过所。其令太官勿复受。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，自如旧制。

〔汉光武帝 刘秀〕

《后汉书》第一卷

【译文】

往年我已经敕命各郡国，不得进献奇异的美味，但至今仍未停止。这不仅有预先饲养和挑选的劳累，甚至于还要使沿途烦劳搅扰，让所经过地区增加劳累和耗费。现命令掌御膳的太官令不得再接受各郡国的进献。我明确地发布敕令，进献远方食物只是用来供奉宗庙，一如以往的制度。

【原文】

行到南平棘，诸将复固请之。光武曰：“寇贼未平，四面受敌，何遽欲正号位乎？诸将且出。”

〔汉光武帝 刘秀〕

《后汉书》第一卷

【译文】

行进到南平棘，众将领又坚决请求光武就天子之位。光武说：“强盗和贼人还没有消灭，我们四面受敌，何必急着要称天子，即帝位呢？各位将军请出去吧。”

【原文】

九月，壬申，上行幸南阳；进幸汝南南顿县舍，置酒会，赐吏民，复南顿田租一岁。父老前叩头言：“皇考居此日久，陛下识知寺舍，每来辄加厚恩，愿赐复十年。”帝曰：“天下重器，常恐不任，日复一日，安敢远期十岁乎！”吏民又言：“陛下实惜之，何言谦也！”帝大笑，复增一岁。

〔汉光武帝 刘秀〕

《资治通鉴》第四三卷

【译文】

九月二十一日，光武帝前往南阳。又前往汝南郡南顿县，下榻官舍，大摆宴席，赏赐官民，下令免除南顿县田租一年。乡亲们上前磕头，说：“陛下的父亲在本县时间很长，陛下对本县的官府衙门也很熟悉。每次圣驾来临都赐予恩典。愿陛下免除本县田租十年。”光武帝说：“皇帝的宝座是天下大器，常常唯恐不能胜任，过一天是一天，怎么敢远推到十年以后的事呢？”大家又说：“陛下实际上是吝惜，为什么要说谦恭的话呢？”光武帝大笑，将免除田租的时间又增加了一年。

【原文】

春，二月，车驾东巡。群臣上言：“即位三十年，宜封禅泰山。”诏曰：“即位三十年，百姓怨气满腹，‘吾谁欺，欺天乎！’‘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！’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！若郡县远遣吏上寿，盛称虚美，必髡，令屯田。”于是，群臣不敢复言。

〔汉光武帝 刘秀〕

《资治通鉴》第四四卷

【译文】

春季，二月，光武帝乘车去东方巡视。大臣们向光武帝建议：“陛下即位已三十年，应当到泰山封禅，祭祀天地。”光武帝下诏答复说：“朕即位三十年来，百姓怨恨满腹，《论语》说：‘我欺骗谁？难道欺骗上天吗？’‘居然以为泰山的神灵不如林放吗？’为什么要玷污记载七十二位封禅贤君的史册！若是各郡县远道派遣官吏前来上寿，用虚浮溢美之辞歌功颂德，朕一定要剃去他们的头发，处以髡刑，并命令他们去边疆屯垦。”于是大臣们不敢再建议封禅了。

【原文】

春，二月，王雒山出宝鼎，献之。夏四月，甲子，诏曰：“祥瑞之降，以应有德；方今政化多僻，何以致兹！易曰：‘鼎象三公，’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！其赐三公帛五十匹，九卿、二千石半之。先帝诏书，禁人上事言‘圣’，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；自今若有过称虚誉，尚书皆宜抑而不省，示不为谄子蚩也。”

〔汉明帝 刘庄〕

《资治通鉴》第四五卷

【译文】

春季，二月，有宝鼎在王雒山出土，献给明帝。夏季，四月初七，明帝下诏说：“祥瑞降临，是德行的感应。如今政治多有邪僻，怎么能够引来祥瑞！《易经》说：‘鼎是三公的象征，’莫非是公卿奉职尽责符合了天理吗？今赐三公每人五十匹帛，九卿和二千石官每人二十五匹。先帝曾有诏旨，禁止人们在上书时称颂圣明，而近来奏章中虚浮之辞较多。从今以后，如果再有溢美的言词，尚书应一律拒不受理，以示朕不为谄媚者欺骗嘲弄。”

【原文】

吾起义兵诛暴乱，于今十九年，所征必克，岂吾功哉？乃贤士大夫之力也。天下虽未悉定，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；而专飡其劳，吾何以安焉！其促定功行封。

〔魏武帝 曹操〕

《三国志卷一·魏书·武帝纪》